

大家有没有经历过真实的灵异诡异事件？不是鬼故事，是真实的经历？

我叫李强，是名出租车夜班司机，每天的出车时间是晚上八点到早上七点，那天我就遇到了怪事！

那天跟往常一样，我正常出车，大约凌晨时分，我开车经过友谊路口，看见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站在路边伸手拦车，我停下车，女人拉开车门上了车。

「去哪儿？」我问。

「回家。」女人答。

「美女，喝多了吧，我怎么知道你家在哪儿？」我笑着说了句，顺便扫了眼后视镜。

因为这个点拦车的单身女人并不多见，一般都是做夜场生意或者有急事的，后视镜里女人披着长发遮住了半边脸，看不清样子，但露出的肤色就很白。

对我的玩笑话女人没有做出任何回应，只回了句：「去殡仪馆。」

我顿时收起了笑容，这么晚一个单身女人赶去殡仪馆，肯定是家里或者亲戚朋友出了事。

我也没多想，踩了脚油门就走了，路上我没再跟女人说任何话，开出租车这些年，我早就学会什么时候该闭嘴了。

殡仪馆距离友谊路不算太远，我用了半个小时就跑到了，下车前女人扔下了一张百元钞票，没等我找零就女人急匆匆就走了。

我坐在车里看着女人的背影，忽然发现她竟然是个孕妇，肚子已经显露出来，不过我也没太在意，看了几眼就开着车走了。

原本我也没当回事，不过就是个普通乘客，从殡仪馆出来我接通了一个同行的手台，然后就去了经常吃宵夜的那家大排档。

在大排档我见到了几个开夜班车的同行，我们几个经常约在一起吃宵夜，轮流坐庄那种，哥几个边吃就边闲聊，不知道谁忽然问了句。

「友谊路那台肇事车找到了吗？」

「没呢，听说也是巧，那边的监控都坏了，没拍到。」

「太惨了，一尸两命，大家伙以后开车都悠着点。」

几个朋友的话我听的得一头雾水，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，于是我就问：「什么肇事车？，咋回事？」

「上个礼拜友谊路口撞死个人，是个孕妇，肇事车跑了，有人看见说是出租车撞的，最近大家伙都议论这事呢。」有人跟我解释。

没来由的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脑子里不由自主就想到刚才搭我车的那个女人，她就是在友谊路上的我的车，并且也是个孕妇！

念头一起马上又被我摀下去了，不可能！我不太信那些，虽然平时大家伙聚在一起也神侃过一些这类事情，但我从没见过，自然就不信。

「你怎么了，？脸色那么白，人不会是你撞的吧？。」一个朋友开了句玩笑。

「怎么可能！」我伸手搓了搓脸，确实感觉有点发麻。

「肯定不是强子撞的，上个礼拜他休假，都没机会摸车。」有人替我分辩。

吃完宵夜宵完夜我就去买单，正好也轮到我请客，我找到老板顺手拉开腰包，从里面掏出来一张钞票。

我的包里总共也没几张现钞，现如今打车基本没人给现金，都是刷手机，我打算用刚才女人给的那张百元钞票付账。

钱一入手我就感觉不对，眼睛一扫不由倒吸一口凉气，我手里捏着的居然是张冥币！

这一下真把我给吓着了，刚才还担心呢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

我慌慌张张地把冥币揉成团塞进了裤子口袋，然后掏出手机买了单。

几个朋友互相告别各自发车走了，我呆坐在车上愣是半天没动，拧钥匙的手抖得的厉害，硬是没力气。

我把那张冥币又掏了出来，确实没错，就是张冥币，票面上一长串的零，我赶紧把冥币撕碎扔到了车外。

这张冥币肯定是那个女人给的，我身上带现金是为了预备找零，就没有一百元整钱，我应该不会记错。

如果我没有记错，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，一是那个女人无意间给错了，但我分明记得当时她女人给的是一百元真钱，我还验过的。

而剩下另外一种可能是我不愿意去想的.....

「不会的，这世上就没有那东西！」我不停地给自己打气。

我在车里缓了半天，终于冷静下来，我强迫自己不去瞎琢磨，然后发动了车子。

后半夜我没敢再往僻静处跑，只在正街上溜达，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我早早就去了张勇家。

张勇是我的同车搭档，负责白班的司机，我们同一家公司，搭档三年多，张勇跟我性格相反，性子比较闷，我跟他生活中不算朋友，平时接触得不多，但搭档开车配合却不错。

张勇负担比我重，离婚了，有个孩子要养，所以他一直开白班，因为白班赚得多，晚上又可以陪孩子；，我单身，正好又喜欢夜班，所以我们搭在一起正合适。

我把车子停在张勇家楼下，时间是早晨六点多，平时我一般七点左右到，张勇拿了车正好顺道送孩子上学。

我在车里等，七点钟张勇带着孩子准时下了楼。

看见张勇我就觉得不对劲，才几天没见这家伙就像生了一场大病，整个人病殃殃的病恹恹的，黑眼圈重得要死，感觉他才是那个熬夜班的。

张勇身边跟着她的女儿丫丫，看见我小姑娘很有礼貌地的打了声招呼。

也不知为什么，看见丫丫我就感觉一阵心疼，张勇离婚三年了，丫丫一直跟着他，这个年纪，又是女孩，肯定吃了不少苦。

我把车交给了张勇，临上车前他忽然奇怪地的说了句：「有没有人找你问什么？。」

「问什么？」我一愣。

「没什么。」张勇摆了摆手，钻进了车里。

看着远去的车子，我脑子里忽然一闪，张勇古怪的样子让我起了疑心，休完假回来拿车的时候我就发现车子被动过，前挡换

了新的，机盖也重新喷过漆，我还问了，张勇说不小心撞花坛了，当时我没太在意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就觉得有问题。

友谊路那起事故那台肇事车难道跟是张勇有关？

这念头一起就怎么也压不下去，昨晚那个女人，还有那张冥币，万一真是那个女人阴魂不散.....张勇的锅不能我背。

于是我给张勇打了个电话，约他见面，送完孩子张勇就开车回来了，一见面我就开门见山地问了，张勇的脸色瞬间惨白！

张勇把我领到了家里，进门就给我跪下了。

「兄弟，求你放我一马.....」张勇哭得很惨，他哭着说自己是迫不得已，自己要养孩子，不能出事，不能让孩子有个杀过人的父亲。

我气坏了，直接给了张勇一脚。

「你是不是傻？，交通肇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你逃逸会坐牢的，丫丫怎么办！」

张勇也狠扇自己耳光，说当时自己也是脑子抽风了。

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很矛盾，按说我不该替他隐瞒，但我不忍心，特别是想到丫丫，更不忍了，。那么乖的孩子，万一张勇坐牢，孩子怎么办，？最后我还是答应了替他隐瞒。

从张勇家出来我脑子嗡嗡的，我有点后悔不该去问他，现在心理负担反倒更大了。

我在家闷了一天，晚上还是准时去接车了。

开车走在路上我一直心神不宁，时不时就想起那个女人，万一她真是来寻仇的鬼魂呢？

我特意把车开的得离友谊路远远的，就怕再遇到那个女人，但怕什么来什么，凌晨时分我把车停在路边打盹，忽然就听见车门被拉开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不带客。」我闭着眼说了句。

「师傅，去殡仪馆。」一个女人幽幽的声音响起。

我瞬间吓得身上汗毛倒竖！

我身子一下绷直，背紧紧地贴在椅背上，就感觉浑身肌肉不受控制了。

我想回头看，但却不敢，连后视镜都没勇气去看。

「师傅，去殡仪馆。」女人又说了一遍。

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」我不由自主地说了句。

「师傅，去殡仪馆。」过了半晌，女人又再说了一遍。

我咬了咬牙，女人看来跟定我了，不走是不行了，祸是张勇闯的，跟我没关系，它应该不会拿我怎么样，。我打定主意，过了今晚就去换车，打死不开这辆车了。

我发动了车子，一路开往殡仪馆，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开的车，整个人都是抖的，眼睛只是注视前方，根本不敢扭头。

眼要看快到殡仪馆了，忽然身后响起尖叫声。

「师傅停车！」

我一脚急刹把车停了下来。

「啊，疼.....我要生了。」女人大口喘着气。

我死死把住方向盘，也不敢动。

「师傅，帮帮我。」女人哀求道。

「我.....我送你去医院？」我哆嗦着回了句。

「来不及了，我要生了，师傅.....帮帮我。」女人叫的得很惨。

我心烦意乱，身后的惨叫声很真实，那是一个即将临盆的女人，作为一个男人不可能见死不救！

我猛的地回了头。

身后座椅上躺着那个女人，穿着白裙子，女人捂着肚子大叫，身子翻来翻去。

这情形根本不可能是鬼。

「我要怎么帮你。？」我拉开车门跳了下去。

女人确实要生了，羊水已经破了，流的得满坐垫都是，我终于看清了女人的脸，但这个时候也顾不上细看，女人痛苦的样子让我慌了神。

「帮我.....接生。」女人嘶吼着。

「我不会啊。」我哭丧着脸。

「啊！」女人咬着牙努力着。

我头一次看见女人生孩子，触动太大了，女人痛苦又倔强的样子。

我从车上翻了一条毛毯出来垫在了女人身下。

孩子一点点露了出来，我能看见孩子的头发。

「啊！」女人声嘶力竭。

血瞬间涌了出来！像喷泉一样，浓浓的血腥气汹涌而来，成片的暗红色的血不停地地从女人身体里涌出来，忽然一个浑身浸满血的婴孩滑了出来！

婴孩落到了毯子上，我盯着满是血污的婴孩，忽然身体一阵阴冷，刺骨的冰冷从心底升起，下一刻，那婴孩猛的睁开了眼睛猛地睁开了眼睛.....

「啊！」

我被吓醒了，醒来才发现自己还在原地，我只是打了个盹，做了场噩梦。

浑身的冷汗把后背整个浸透了，刚才的梦太真实了！

我没有勇气再去工作，直接开车去了一家人多的网吧，我在网吧一直熬到天亮，然后去了公司。

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公司给我换了一辆车，我没管张勇怎么想，我首先得自保。

我在家休息了两天才缓过神，如果不是为了生活，我甚至不想再开出租了。

我开着新车重新上路，终于，那个女人不再出现了。

我以为我的生活回到了正轨，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，一个礼拜之后我忽然收到一个消息，张勇自首了！

我不知道张勇为什么会自首，换车之后我们就没再见过面，但毕竟搭档一场，我还是第一时间想办法去见了张勇。

张勇的样子很惨，脸瘦的得脱了形，胡子拉碴，眼窝深陷，目光就像死鱼眼完全没了光。

「兄弟，我是活该，我就担心丫丫……」见到我张勇又哭了。

我也很不好受，只是一次意外，我相信张勇也不想的。

看完张勇我找到了丫丫，我终于理解张勇的担心了，。我联络到了丫丫的亲妈，她已经再婚，并且又生了一个孩子，丫丫亲妈的意思是她没办法养活丫丫，并且态度很坚决。

我找了一圈，发现除了亲妈，丫丫居然再没有一个直系亲属。

「叔叔，我是没人要的孩子吗？」当丫丫冲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像被刀狠狠扎透了。

「不会，以后叔叔养你，有叔叔在丫丫永远不会是没人要的孩子。」这句话我是咬着牙说的，看着丫丫的眼睛我觉得她就是我的孩子。

张勇自首案子就算破了，死者也可以入土为安了，我专程去了一趟殡仪馆。

我见到了那个女人，她的遗像就摆在供桌上，。女人的样子很清秀，微微笑着，目光注视着我，但我分不清她是不是坐我车的那个「女人」。

「不管是不是你，都希望你能放下，这就是个意外，。现在张勇也自首了，我替他养孩子，希望你不要再来找我。」我冲着遗像默默地祷告。

我烧了很多纸钱，也磕了头，我做了我该做的。

为了丫丫我换了白天的车来开，这样晚上就可以陪孩子，我没觉得丫丫是负担，我真的从心底愿意这样做。

丫丫跟我很亲，每天我都送她上学，接她放学，就这样平静的地过了几天。

这天我早早到了学校，我把车停在学校附近等丫丫放学，开了一天车感觉有点累，我靠在椅背上眯上了眼。

忽然我感觉到一阵阴风，跟着身体突然僵硬起来，我感觉到身后有人.....

我瞪着眼，车外光线充足，人来人往，但我却感觉身体越来越冷，僵硬的身体完全不能动，我努力翻起眼球，后视镜里我看见了一张女人的脸！

她还是来了。

女人慢慢凑近我，她的脸色惨白，忽然两道血泪流了下来，女人的手掐住我的脖子，脸上是愤恨的表情。

「为什么.....」我嘶哑着问。

脖子被掐的得很紧，我很快就无法呼吸了，。但我不甘心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人不是我撞的，她要报复也不该找我。

眼前慢慢变得模糊，一切仿佛被染上了红色，我感觉有血从眼眶里涌出来。

我要死了么吗.....

「爸爸！」

忽然耳畔响起一个呼喊。

「爸爸你别丢下我.....」孩子的哭声响起。

周围的一切瞬间恢复，就像潮水褪去。

「咚咚咚！」突如其来的敲击声惊醒了我，我睁开眼，车窗外站着丫丫。

「叔叔你睡着了。」丫丫冲我挥着小手。

又是一个梦！

心怦怦的地跳，整个人瞬间被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包围。

不能再这样了！我咬了咬牙。

我要反击，不能让那个女人毁了我，我四处打听，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个大师。

大师是个中年人，五短身材，头上是地中海式的半秃，推荐人跟我说大师很厉害，懂道术。

我把事情对大师原原本本讲了一遍。

「既然人不是你撞的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没啥好怕的。」大师显得很淡定。

大师让我带他去车祸现场，就这样我带着大师去了友谊路口。

我们到的时候是凌晨，已经过去了很多天，车祸现场完全清理过，什么都看不出来，大师绕着路口转悠了几圈，在一颗棵树旁停下了脚步。

「知道这是什么树吗？」大师伸手拍了拍树干。

「槐树，也叫鬼树，那女子死得冤枉，冤魂不散，只能我送她走了。」大师叹了口气。

大师也没有废话，在树下插了三支香，然后拿出一把很小的桃木剑，也没见他怎么使力，居然一下就把桃木剑给插进了树干里。

果然是有本事的，我心里一阵激动。

大师嘴里念念有词，下一刻树干上忽然就冒出一股血！

血从桃木剑刺破的口子顺着树干不停往下流。

血喷出来的同时，一个尖厉刺耳的声音响起来，一下子像要刺穿我的耳膜。

我伸手捂住耳朵不由自主地就往后退。

周围忽然起了一层薄雾，薄雾中那个女人忽然就出现了！

还是一身白裙，女人低着头，长发遮住了脸。

大师嘴里的声音变得大起来，女人的头猛的地抬起来，脸上挂着两道血泪。我吓得不敢再看，转身想跑，但身体却不受控制

的地抖起来，根本迈不开腿。

「去吧！」我听见大师吼了一声。

等我再次转身的时候，女人已经不见了。

「她走了。」大师冲我说了句。

「以后都不会再出现了？」我不放心的地问了句。

「只要你心里没鬼，她就不会再出现。」大师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我长出了一口气，终于摆脱它了！

接下来的日子果然恢复了平静，我每天早出晚归，正常作息，她没有再出现。

丫丫这孩子确实懂事，每天她都会陪着我，给我读书，给我讲他们学校里的事情，我有时候甚至想她就是我的孩子！

我对丫丫，对这样的生活，越来越依赖。

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张勇的再次出现！

我真没想到张勇会这么快就出来，他是肇事逃逸，按说要坐牢的，我原本以为等他出来，丫丫都长大了，没想到三个月不到张勇就出来了。

看见张勇的时候我没有一丝喜悦，反而说不出的厌恶，他的样子更惨了，或许在里面遭了罪，整个人瘦脱了形，像个痨病鬼。

「我病了，很严重，我打算带丫丫回老家。」张勇对我说。

「你这样子，丫丫跟着你怎么办？」我问。

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」张勇叹声叹气唉声叹气。

看着张勇我一点同情都没有，这段时间跟丫丫在一起，我知道了很多事，原来张勇居然虐待孩子，他只要喝多了酒就会打孩子。丫丫说张勇离婚后性情大变，经常喝闷酒，喝多了就拿她撒气，我在丫丫身上也确实看到了一些旧的伤痕，这让我很是气愤！

「干脆你把丫丫交给我养吧。」我直接提了出来。

「那怎么行，绝对不行。」张勇一口回绝。

任凭我怎么说张勇就是不肯，还说马上就带丫丫回老家。

跟丫丫相处三个月，我真的喜欢上了这孩子，丫丫很懂事，她让我体验到了许久没有过的踏实、简单平淡的生活。

丫丫如果被张勇带走，我不知道她以后会怎么样，会不会重新回到以前被虐待的生活，会不会真的成为没人要的可怜孩子，我不敢想象。

「这段时间，麻烦你帮我带孩子了，我必须请你吃饭，表达我的感谢。」张勇不由分说，拉着我去了一家小饭馆。

张勇喝了很多酒，我也陪了几杯，我们说了很多话，我一直劝他把丫丫留下来，他就是不肯。

我们从小饭馆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了，天上还下了点小雨，我们是开车来的，我本来想叫个代驾，但张勇想省钱。

「也不远，这个点没交警，咱们慢点开。」

根本不容我拒绝，张勇掏出钥匙就坐上了驾驶位，没办法我只能上车。

说是慢点开，但张勇的车速却越来越快，我也喝了酒，感觉有点飘，但我的意识还清醒，我就喊他慢点。

「没事，咱们都是老司机，这点酒不算啥.....」

张勇的话音还没落，「砰」的一身巨响，车子撞到了什么，我的身体猛地的往前一冲！

我晕了一阵，跟着就醒过来，我扭头看见张勇趴在方向盘上，脑袋耷拉着，血从他头上滴下来。

我推开车门下了车，整个腿都是软的，车灯还亮着，灯光下我看的很清楚地看到，车子正前方一动不动趴着一个女人，长头发，穿着白裙子，血从她扭曲的身体下慢慢淌出来，血泊中一个半成型的婴孩就挂在女人身下！

我浑身筛糠一样地抖，我的目光看向被撞女人的身后，那里正有一棵槐树！

「啊！」我脑海中忽然传出一声惊叫。

那声音化作了一根针直接刺入我的脑袋，周围的一切忽然变得惨白，一切都在旋转，一切都变得模糊，纷纷扰扰的声音往我脑子里灌.....

「爸爸.....」

「先生.....」

「醒醒.....」

一束光刺痛了我，所有的一切忽然静止，下一刻，我慢慢睁开了眼睛。

「爸爸醒了！」一个稚嫩的声音响起。

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」一个模糊的人影甩出一束光朝我的眼睛晃悠。

我闭了一下眼，再次睁开的时候眼前的影像终于变得清晰起来。

「真是奇迹，你已经昏迷了三个月。」跟我说话的人是个中年人，五短身材，穿着白大褂，头上是地中海式的半秃。

「爸爸！」随着一声喊，一个孩子出现在我眼前。

「丫丫！」我一眼就认出来。

「张先生，你刚醒，暂时还不能动，不要急……」中年人语气温和。

「你还记得吗……车祸……躺了三个多月……医学奇迹……」

大脑里忽然泛起一道潮水，一些模糊的记忆碎片飞快地拼接组合。

一天后，病房内，「我」呆呆地站在一面镜子前。

镜子里的我面容枯槁，眼窝深陷，就像个痨病鬼！看着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，「我」一拳砸烂了镜子！

一个月后，我出院了，丫丫陪着我。

「爸爸，你以后别喝酒了好吗？。」丫丫牵着我的手，怯怯的地说了句。

「嗯！」我重重点了点头。

出院第一件事我就去看了李强，他的墓就在殡仪馆不远的一处墓园，墓碑上有李强的照片，跟我梦中时候见到的一样。

我哭了，是我对不起他！

我被公司除名，不能继续开出租车了，于是我做了外卖员，每天骑着电瓶车穿梭在大街小巷，虽然辛苦但是踏实，我想改变，想要平静的生活，想给丫丫快乐。

一个月后的一个傍晚，我把电瓶车停在路边，正拿着外卖单核对，忽然就感觉身后一阵凉气。

「师傅，麻烦送我回家。」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背后幽幽响起.....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